

朱太復乙集卷之三十三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書

贈儀部黃貞父赴官北上書

奉讀更始

大詔十年翳霧一掃日月宣明重熙重光之慶
二祖在上式相之山中逋臣老無憾矣青瑣烏臺
大闢四門賢豪彈冠補袞潤色中興跽可須也三
代以來賢主有遷義有罔終率此兩端如始明斯

晦復圓善尾今日我

天子作為三千年未見豈非天授大聖之亞哉乃
憶五六年來吏適如錮言路塞廢上天似故疾威
棄結兩科名士義俠之舌謂何用我真父適因網
中明德無章黃流不注誠謂天地猶憾世界不完
是與抑者一時才俊翕然意氣高壯矜激博古繩
今橫拂六合以不堪干將莫耶出虞缺折天固或
欲護而善用之哉曩假早榮擬要憤發其所平世
旌言或有不容而况涉不造之末流然觸罪無益

茅取光白藺青史自為得耳。關廷非此四五年
清淨。

主上陰疑未釋白日終無昭理故知剝復否泰天
用循環諸君會當昧爽之交貫魚碩果之占耶用
在上不亢下無既惠遂倚伏已嚮其利。廟社之
靈亦諸公之福也。貞父足下行矣。天運既以見現
鷄鳴何必憂晦奉職陪議佐承德意仰有五庸三
事惟清天下之宗俯有秉塞守玄爰靜大隱之業
中有同協諛瘼鎮俗率物不辭以身為和味而陰

以神為杓。搖國之榦。禎世之模楷。後之領袖。于是
為在品。績程功。豈其忝然不一。當建白搏擊。敢犯
顏之烈。溟滓弟之哉。所少赫赫獨氣勢。細耳如其
為鬼。為蛾。為鷹。為犬。為媚。狐為立馬。未知若果貴
耶。我貴也。貴之論為官。不貴官。一朝天下有太幾
事。大安危。盈庭無任。張瞻明目起。獨立引義而爭
止。輦借劔之風。何必侵局乎。古之人猶是之。貞父
此能事耳。長春不敢以譽。又且不忍以願。所願我
貞父。然有進於此者。貞父節尚才華。方今名士也。

名者天下之所趨也。物之所趨，故幾以成。忘亦幾以敗。下士不為名之患，中士無令名之患，上士盛名之患。名公器也，多取以爭物，盛必棄。至道之士，酌損持盈，和光葆真，萬物並作，鎮以無名。豈曰名之不美哉？而誠解其爭而慮其衰，非然。非所以養德也，非所以調世也。又非所以經世也。夫世之敗也，論者曰：用小人，要小人，不能敗。常君子敗之，謂以小人不能自用，常君子用之，非君子故用小人。而君子常以故不用，為深用也。自古世奚嘗無小

人聖世又奚能盡去小人在所化之化之無若調
之調之無若無尚名名之立如標表如建鼓誘天
下以糴同則和巧則附不肖則妬淺者則敵深則
偽賊賊與敵連為主容翕然朝宮如沸羹一日君
子拱手埽席延坐而退矣是故善化小人者御之
利容撫之利和弭之利引杜其萌去其甚姑無訾
省無岐徑包荒尚中達入於無競人心各務進人
才各有長舍其短用其長引其長護其短雖小人
乎非無心也得君子之不舍遽然釋引則誘然喜

護則倘然塞前趨而後恐矢不肖之心無自而激
則反為我用矣夫拱之文也不可以任析楹之鉅
也不可以舉翼百圍之材必有寸朽千金之璧或
有微瑕半死之桐猶堪琴瑟良工唯曰裁之要歸
於成我不取人長而勝人以長我不換人短使還
怨毒而伺攻吾短一身之不惜而天下事去矣凡
吾所為求濟天下也豈是為一名一人之勝哉故
曰人性不可蓋也獸惡網民惡上上之為難而詆
斥之寧易其由皆自名始貞父賢者吾不慮至此

慮獨唯貞父賢者能善名而調用之也風有移循
有樞張有機提衡有權權者運於獨而轉推轉則
成風風蓬而起拂被而入入以嚙化故世風世運
之權也自古以固存 國家表六藝以範士貴儒
服而重名教肅官刑而弘清議餘烈二百三十餘
年中間豈無滔淫之世馮社博叢之姦然而典刑
永以無壞唯是重箴官顧畏公義而虛聲維惕之
嘗計國是人心風之漸也權不專在上不專在下
不專在公卿百司而隱隱寄名流氣誼德尚進止

之間其作始簡其將畢必巨火中而西日中而勝
聖人是以憂其豐也則何故小人畏義君子秉義
畏者怯猶然勉而勇不敢秉者自為是而奮常勇
于敢而亢不容則禍故經曰亢害承制詩曰民之
多辟無自立辟且無遠引如

今上撫運三十四年風三變矣訪落之後檀而刻
刻之變為和和之變清清一激不能容變乃到于
今閉以糜爛溺也方清議盛時長春以計吏入
朝朝賢灑然動色相賀長春獨憂凶為三君四號

之禍起與當事不見信讓之忽十四年天之福
祖之佑

主上之聖頓有今日前車後誠春又慮其始也易
泰之亨天地交君子長茅茹彙征初耳亡幾而二
而三陽德政以大上矣系之曰不遺朋亡艱貞勿
恆道何其戒而危哉戒者保其亨者也危者防其
變者也是以進而鄰乎歸妹則陰從陽而城不隍
之固也孔子獨象二曰包荒得尚中行以光大也
二陽之中大之主包之於泰大矣哉故羣之之謂

君容之之謂公善之之謂賢理無取于自聖王公
稱孤寡不穀則下為之基此輩清流吾黨激成自
敗也。因敗天下可為寒心。比十五年來不至大敗
不可忘。

主上之聖德然已危矣。今日中行光大欲沒貞父
以告諸君子。保世務先調世。務先調異。調異
務先調合。調人務先調已。古有之。平康正直。此謂
保世矣。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此謂調世矣。有容德
乃大。勿疑朋盍簪。此謂調異矣。渙其羣。有孚在道。

以明此謂調合矣。至人無名盛德若愚功成不居
此謂調已矣。偃俯循走若不勝衣若不出若無能
平士行之為中庸。鄉原名士服之為德盛謙尊之
光也。是曰一正已而天下服一和已而天下宜。長
春稱山中人矣。領足下過我贈言之屬。適會

聖明日月婦更之始有忠友之思。撫運之懷。一時
蘊蓄義激忽忘其辭。費貞父知我不以下體善道
名流共弘世泰。世幸甚。僕注甚小詩小物。別副不
盡。

揭

上陳太守理墓田揭

民春生恥為羊今廢入道生之不問何及于世然
而生何出世何任受之父母植之孝弟入道之斬
焉不圖而以曰道人乎我道不入浮屠我身不生
空棄摩頂放踵忍辱調世都可百受昊天自出之
謂何忍以希不校博名乎妾生之不如死久矣遲
回轉展危懼日徧人故疾痛呼父母念民獨匪身
之痛為父母痛力孤無可竭計不疾呼大父母二

天再造徒閔天子號何益計民自識知大府至明
至肅至仁五十年来未有汲汲澤枯肉白之恩徧
七州縣何遺予民一失乳邇不顧青天後誰當噓
灰掩骼之念民生平聊信于鄉矣不情不平仰在
皎日幸借由聽先二人藏宅城山萬壑之中故障
之西南徼也故障巖邑民犷悍陰賊不逞由來西
南諸山瀉其蒸在傍縣新阡途辟程遠土著之頑
莫敗之已會插桑之後一年而樵入而牧放二年
而盜木三年五年而公然白晝伐樹且越畔而侵

原缺

賣無售耕無傭昨小試計耦分稼甫秋而豪家又
公踐為牛食盡矣如此計安出必方且張黨立威
馮虐新箸束手實為閭田一莫誰何而後逞唯欲
手則諉有之舐糟及米民百慮之矣土田細介歲
獲歲輸亦細介大者萬一不忍言中者丘陵封木
之虞地脉形家風水之陰賊遠者當身不靖而遺
憂于後之人畏蜀如虎足不敢投口不敢問數畝
而反為崇焉民實從燕翼遠追孝而後先人民死
不瞑不柩矣凡此數者有子之情所必不能任也

此民所為日夜次心切骨鏤腎迴腸反復二十年終已不能自己者也臺下至孝達孝大仁同仁試為民一視居子之節設處切身之恫揆形審勢熟慮周防此痛乎不痛乎已乎不可已乎嘆固極之天望如燬之通民非仁君誰歸命矣民樸民也家良善有先君子教約躬謹世交惡大者亡有小順之親者抑就疏委解之自先君子出素封懦弱破業流徙所聞于受侮至慘亡筭至赤貧束腹起家來一不問無失親故間復分子宗人故豪我首今

且盡室廩于民之睦田雍然以奉先君子清道義一
郡謂民父子收族之敦寬身之仁乃而入道十五
年兵憊于志不起矣物外天遊不食不衣生無求
益庶自反阿堵口絕名利心盡今閑閑十畝之何
其以櫻寧破戒乾肺腊毒之爭為鬪勝手漁利乎
夫非道人之素矣躊躇久久甘言曲請姑藉手保
一丘止矣而不獲也德薄不見信抑重自悼矣伏
念民固不聽夙嘗佩訓于詩書獲命于賢者室慾
懲忿理遺情恕知之以德以直不報不爭知之然

而屬離之恩天地一本以是希長者市義所不敢
出也爭桑讓畔奪蹊解認倬行卞心兩者亦聞且
誠之修墓有戒守墓有賜瘞墓有薦行夫獨何心
夫盡人子而晏然厝火不永圍緣小忍以大忍所
又不忍為也反求諸已不大望于民民閉于人情
大可見民亦見之不吐不如不盡利不盡法苟自
免耳不求其他兩平而解兩保以求中庶可為也
民所竊自衡心酌損于間願陳其愚以候臺端風
雷雨露亭元化而並生之諸弊盜賣最悞我負人

弱肉強食彼雖不言民無愧心夫以民盜之藪乎
首請正之無民之以使小人無故飲泣而喪生其
次書致兩不符高低兩不表法當按致爰田以給
然而不得必也亦請從償直可乎三二年曠土而
代輸米為不累矣長此安已願原田原直各有其
有而止亦無苛焉他不至此甚雖物力懸半各自
失謀始何得寸寸而覈少不容而迫人以難農貧
也可食不可吐一請受如故弗敢加矣此其大略
也猶依于法也法忌盡情貴留人力不齊自心宜

降諸所陳以法以理分豪升斗民故物也以情民
所重不在也請平議量見力除可如額次或小蠲
甚或量減期以畢事實寬之未議悉虛心以聽臺下
義後之仁凡今日之事非釋憾之以錙銖封殖之
是為民實不靖不虞聊以固吾封也民信枯魚臺
廣鸞鳳幾曰德威仁義上下交成無過乎之今虓
昏種種四面知必有三尺焉以相守蕙楸依然丘
隴無恙民免于大虞彼氓亦杜于大網天之靈也
仁君之造也民一家任德于地上二大人任德于

世世百子孫任德于世中不朽詩云永言孝
思維則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臺之不匱錫民
以永又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天還冥報之有馮
仁臺太父母實永永與事之閉關長齋道人誆誆
醫器器作此楊中皇悚哀迷涕實不知所云上揭

朱太復乙集卷之三十三

朱太復乙集揭卷之三十三

東坡先生集卷

書言道

復沈伯和論道書

昨歲知伯和悼亡之變十月東行度浙關船携程
于夜病屢叩關後西嗣此歲夕舉二兒春大兒患
疹錄錄世慣東足簡出便已夏矣結居西湖大石
頭三月過中元赴蓮池師開之學士施燈會旦即
理柩偕茗復東婦遣僮教輩追還兩監小疹大痢

痢下血日夜數盃醫藥茫然負此匍匐於足下足
下今且欲北則道民遂長無人道耶出世者畸于
人而出于俗也已同離俗為道而又簡焉將與鳥
獸共世而伾伾不可也罪矣負矣足下書且問道
道無言道民何能言夫道道也坦如夷如綿如蕩
蕩如廓廓如平以砥如直以矢如通以川如交午
以緯如變復以環如用動以行靜而寧前達而後
紆前無引後無距直往而四際起于足下周以方
域鶩極萬里之外忽而來復旦王而夜冥旦馳若

張夜若歲下息百昌而上現三光鎮合水土以永
常默走之禽啄之龜虫下穴之人履之馬驟而車
馳之風盪雷裂雨注之道常如是浮壻流沙在三
尺之上而鞏固千仞重淵之下故曰地勢坤厚德
載物承天而時行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耳故為
道者非能以道為也蘄荆剪草汎埽反除而平之
平之斯道之矣又何為哉經曰日損損除也除無
可除是至于無無無可無是名為道故曰同出異
名衆妙之門門所道也說在牧馬牧羊曰去其害

脩道之謂焉鞭其後行道之謂焉故知道地也附
于地通于天行于人故曰入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自然而何持何脩何得何証何離何合
何然何不然一而已矣請試復足下問足下曰名
緣猶縛時理支離足下不見乘乎以羈以馬以剪
以絡引以勒而進以榮日馳千里不息人曰此善
調馬也抑調其力而不調其性馬死過半矣馬之
走非能死也縛而死之故未駕之馮曰樸樸者道
也既雕既琢復歸于樸樸欲其泯泯耳欲其渾渾

耳安見泚泚之有縛而渾渾有離乎無縛無執無
執無離故曰鎮無名之樸足下猶有名之理耶又
曰心主自疲未解疑攝既以為主安得攝耶既已
攝矣將主又有主耶心為君為火為離火內無外
動離中空兩實故君無為無不為也為不為兩無
而大通通惡不凝凝惡疲而足下故以凝攝之以
疲之手爨人司火用則然之止則種之續薪布灰
慎候生死順火之性而已如畏其火死而遏之遏
反之死夫以言重傷之無壽類矣重傷故應亦傷

靜亦傷彼其以有使之而未以無使之無使而復
凝凝而動靜如寒暑代于前運而已矣運相生運
互根運交乘人知寒暑之二而未知寒暑之一乎
知一無不一矣足下曰酬應或至煩薰微茫不免
紛遂故曰夏葛冬褐人之寒暑非天之寒暑也吾
三年歲襲單布之衣夫亦人乎且入非人乎非人
亦無動靜亦無煩遂火有用止而無生死故曰清
靜為天下正勝之之謂也勝之一也以此養生主
以此人間世以此逍遙遊以此應帝王無特無無

持無業無無業無博無約無無博無無約博約者
聚散之道也聚散者出入之道也出入者動靜寒
暑晝夜之道也故曰兩者同出而異名衆妙之門
天地且不違而况人乎足下言應世出世作何把
持日月作何課業如尼父博約奉以循循夫道人
道之而是道民何能言道德陰符功候節度具在
一解而盡歸求而有餘別來休糧五百日餘形神
無恙魚忘江湖人忘道術三公萬乘何加玄樞一
壑而足下以皇路相勗夫猶形之內耶事在足下

勉耳商山一芝留侯萬戶道固相成安知行藏非
寒暑之說耶見在為是思不出位道如是耳家季
耗絕半年餘今試成敗未可知詢足下涉河途遠
不憂浮沈憂參差故未敢寄報假天之寵同事南
宮相見言家口無他阿咸作業大益覺與道身同
進可慰耳賜品頗宜清爨附謝病兒留行中秋下
面未可知此道因緣在天然吾無道侶甚注伯和
矣

復沈叔敷書

書問意行與閉關境界皆非也。意行是意，不是道。境界有境，即無道。鼎中火候正同爨飯，僕自丙申洛河得神話，謂不知道候，但自炊飯，依其言行之。得之下火力愈旺，上水氣自升，氣升水下，便是火。回乃抽薪退火，不關不動，火靜片時，鼎內羹飯自熟。此所謂周天也。初進火下手，莫住手，到退火放手，莫動手，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正是此時，豈可用意與求知？意與知皆着，有大害。道有之為利，無之為用。始終不脫一無，近來長至道人，惟閉關靜養。

更無功夫此乃有後入無與入道者自無尋有不
同矣然尋有終不着有虛心體會之來云茫然正
與恍惚窈冥漸得相似非有非無若知若不知光
景想當如此廣成語細玩自然有入自然入者是
道也來復今日矣書問無乃遲乎急掩關獨居
靜為之猶當有益司空覺齋先生古人高品山中
恨無從登龍何有意畫龍耶足下云久究心玄理
今不知在何地位光景難以遙度漫對顏得明問
庶可一進狂瞽摠為問于盲耳大慙大慙

答沈伯和問道書

上秋金閭泊旬餘踪跡博士未就鹽乃不得望峴
山王比家弟東行益浪苦屛之已剋便不聞無由
寄一聲大可恨事不對忽五六年雖頻音耗故不
盡懷何況談道伯兄寒暑絕務此政可料理精進
進已何地得問慙懇願僕非其人耳同臭同志忍
有不吐要獨言難于筆札傳更難直使支岐疣贅
乎伯兄行業已久又有前根初地虛靜想可無言
如何猶作攝神氣參耶攝以無攝有攝非攝故曰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
能為之使神者徵之願足下無已一徵於神不用
其明如奴侍主臣侍君如此三五年彼將自化吾
安得有化經曰為而不有生而不恃長而不宰為
之生之長之以至于不而化之不可為也安可言
伯和今即未離世且得為動處服靜人間世之篇
有言形就心和不入不出此伯玉所用行年五十
而化者哉起人且得同人厭事反為生事上養神
次從神以送入養今日在世之務神恬者其氣調

非我調之也以此浸進浸變浸化故可道非常月
異而歲不同故道易道也老氏其必義之元裔耶
此故言難尚湏面印第五年斷室三年齋一年不
火食獨為舊蹶傷苦一卧杜門七月傷在腎脇難
復且內病外不知三歲痼癩非閉關人則死矣坐
耒二百餘日位地境界了復不同於生世空無一
欲不啖一菓不嘗一嚮不如一菜不下一味日三
服刀圭兩餐一撮麵或五勺米作糜充然足矣禡
兮福倚生于憂患道蓋有然使來晦日關齋勉作

復言殊不次且闌手疏知我亮哉

月九關齋初一初三初八十五廿三晦日二節

日月將過宮日

日三關齋甲子庚申本命日

年四大齋二分前後十五日二至前後一月不

能則二十日不能則半月俱三分前一後二

時三小齋郊時午時酉時至子時一氣孔神干

大要陽生子也

郊入郊出午中下午入酉上

以上闕齋俱變食入室禁足寡言謝客屏思
去事以無養之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天有消
息况于人乎敢附聞

寄馬函一談道書

昨里沈仲剛次史還遺函一致書感稱師李卓吾
蓋時聞械繫已半月餘矣慨然歎息數日不解以
足下高氣壯節謬際退服誠以悅道衛生之重訪
於邗伏歷三千里遠奉社稷之雖曰吊詭無失言
人百舍下風之意乎親過知仁名于何損壺子曰

衆雌而無雄今日學士道者域中無慮數百千技
體醉心何帝什倍季咸以其假業竄籍借布之名
行以自述者如彼而遊德總性莫知解旦暮白心
無他者如此此其等慕羶嚇腐之與鷓鴣也懸矣
足下真好道自愛無墮是無累足下亦無累道春
固所深念者第恐足下際其名未際其實求之外
遺之內得其二失其一方且為無畛無宗所為真
非真而以其好之究於離之也是為足下又為道
念不自得已夫道道也有言曰絕迹易無行地難

大哉遠宅不涉千里行始足下允數者真善喻也
故道自本自根孰推孰行率之而是行之而至陟
遐自邇為山累土絕迹以言其循本也無行以為
其行也非其以行也遠之不出戶之謂也千
里足下其所始之也足足在我也行而始亦行而
終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也復命自道近死不以
離也我足不自足而待人手哉故乾象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不息則行強則健自則無人君
子所以握二儀配三才亭毒萬物警乎獨立七尺

之表終始鴻濛揚翊扶輿用是道也。囑於道者斃於井臨於淵者退於網足下真好道足下之身真道也。又何棄越江河數千里而求之人如田父厭殮不自憐而乞羞市庖遺簪于室而索之行人之衢也。必不得矣。譖曰野捕鵲鵲家止種鷺經曰不出戶知天下即使足下果候青牛追赤頭要青董晏西母猶恐南望遺珠不如象困而歸餘師又况其人之未必真而道之未得萬分一手徒以偽辨非澤滌光堅白一墮雲霧不可復出地脫恣其欺

宗毀律此人不死道術大裂此人速死足下入道
之幸也類足下反念而求之心歸道而考之行心
無形道無名無有之宗也天地之始也萬物之元
也神以之靈命以之凝道以之死又以之生生生
之謂易易之謂道故進道者究乎無而止矣無無
我安有物無物安有人無人安有師孔子曰仁而
不讓師師無師也足下必欲師其唯天乎天道虛
而自運入道運而還虛天道無不為而無以為人
道無為而有為天司契人司符觀其天樞微極以

得其主觀于日月躔九合璧以得其紀觀於三辰
五緯以得其不忒序觀於寒者為暑暑者為寒以
得其幹運觀於斗杓星紀歲會以得終始觀於風
起遠蓬雲蒸雨施以得其流行化工也故大宗師
曰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曷有人也而
離天者哉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而天人合矣合
始者周還象風雨變通象四時合終者宇宙入乎
手萬化生乎身吾以此入道十年人入非人合歸
無合日夜與天遊恬恬愉愉年歲遷與俱往而不

知也物一太極身小天地足下有身即有天有天
即有道不道其道而外求於人乎人與我二也有
言皆實之實也足下且以今之方士果有道無有
哉日月不出燭火代明大道蕪塞邪說橫行以僕
所見四三十輩聞者百餘家皆珍為秘藏夸以玄
妙要投詞索金幣儼如席坐而下受稽拜財一發
口都甚可笑小知間間小術營營所謂已盡矣而
猶求之有是何以真乎無極而還乎至真是故有
真人而後有真知有真知而後有真師小忠大忠

之賊也彼所巧言盡人毒也必足下行之躡四方
拜千人稿首而不得真故吾願足下觀天道執天
行黜知合無而遊於無人不得者徐俟其靈將通
於鬼神以印于聖人之經里語曰欲知路問行過
經者聖人之經行迹也迹豈履哉而然舍迹未有
得履者也扁也以其不可傳知死者之不傳而不
知以其傳傳其所不可傳故神奇為臭腐臭腐復
為神奇火傳而不知盡道也又安見糟粕之不為
精蘊乎是以後聖揆一傑士自興上師天下師心

前師聖人大易陰符道德論孟南華黃庭鼓篋發
覆不賸於此矣叅同以下南北派訣為之贅行餘
唾而况今何求乎也其羊也于岐乎詩曰昊天有
成命二后受之夙夜基靜宥密經曰至無供其求
時騁要其宿今世之學道者患根器不利秉心不
塞葆神不正櫻于俗償撓于世汗如曲表而直景
南首而上恒山近五六年中三江百越之士四方
之游行脩懷刻見問道者不下百人吾未許其一
而彼厭去亦且半矣吾惡其有而彼薄其無也故

如足下者純白真正道貌所選目所少見以足下
反而證內道不足為也往者適適堂反復楊樞忽
七八年矣時尚未悟大通歸而啓之夢寐覺之心
符之天照之古祖每每神通道合妙漸自然周視
無可語常為諸苾苾稱述今天下道門翹英無過
燕馬函一恨遠三千里不一見之故使流沙無侶
而濠上之問絕也其微者不可筆於書其極其指
亦未必不可傳於書也自我作祖言下見道足下
當自得其所不得問之古人春九年辟寒五年辟

穀三年漸久迨一年斷葷周妻何肉清淨兩絕析
有衣不御厨有膳不羞竈下有養不作使逍遙傍
徨寢卧無何以六合為大逆旅一室為小蘧廬以
此忘年行樂吾世何知是道復是非道幸善無恙
足下免念松實臣勝恒服為益并聞

復師子由王先生書

自来何有文翰兼行者哉此舉甚創千秋美業願
文多魏以下安得古人竒文名章惜哉第如今書
家筆法少古取兩變兩稱可矣辱問停功政停下

手功為陰陽停不欲戰也息氣自無礙但無大猛
偃仰噓吸然經鳥伸在至道都無配合著力氣到
呈效自然作用耳今初功即不能至若以清濁出
入俛仰必相配間行則有為之為也入者客氣而
出者真氣安得于中凝合結作堅固乎弟子深思
之服氣取天元之冲自外而納仰而吸之可以有
為候其中氤氳鼓鬯天地大變則白清吐濁乃內
元激而自呼非可為也為即真散內涸無益又害
矣名曰服氣服伏也服食也原取吐故納新弟子

謂納新吐故新入而壯則吐吐之又有納時氣海
自納知常為容矣此消息火候大略也飲露可不
拘時偃仰先陽後陰合周天進退之道經伸則功
後氣行復命搖作自然導引非可強作以為功也
以此為功便錦身機要家小法徒罷形開關舞弄
無益元命反損引邪耳詳述不次候師道鑒自覺
自體自消息自行言不及也

與沈叔敷論道業書

來書云與僕語如遊釣天觸目盡未經見何敢當

當今垂紳之士言道託宿耳不即飾面或亦浮響
安得叔敷天性塞淵近之薄焚而嗜靜練要而守
名與人款款皆道之利器非其根夙植乎有是哉
昨三晤入手制禽之言大理略盡未盡又不容贅
之于書百谷海王千蹊國入當夫相視而莫逆豈
顧問哉塗人指塗不能具其周折物色行者至自
解之一舍更境十舍更都葆不變而外變于變往
矣前無由後無真與偕止與偕作起立六虛象九
洋而通航梯而况中衢之坦坦乎雖然此一形之

務非天下之形之務天下—形也黃老以來精緒
玄同交通大塗而季世失之枯槁幻迂希夷曰政
使白日飛昇何益人世况未有絕世利而我獨利
者道天下道之道道導之天下私之是塞之而曾
為道之手天不勛神必障故脩真鍊真性業道知
道心性以不滓為真心以善利為導中止運其外
外普育其中牛馬異類不辭以一竭力濟物而何
有人匹夫行其德惠必澤九族化必應丘里而何
有士大夫好爵和陰—尊中衢語於室而徹於域

矣穀於戶而達於竟矣故江湖之潤不十里膚寸
霖霖而偏天下其勢上也上者濟下之大資也一
念闔闢動生寒暑一情愉悌運通春秋天地鬼神
臨相之倚之故天下有君子橐鼓也標坊也衆之
所走賢之所恃不肖者之所嚴也一心志善不如
行一人為善不如群群善為善不如合不群故君
子穆無營廓無城卑已以尊人不自程而讓能落
榮謝施昭無亭而畫予鄰休如容也廣如德也淵
淵如無所澤也滔滔挹而不畜也陵陵與衆登也

云云如雨露氤而化也使賢者若以我可勝而不
賢毋我以矜故賢者進有奮而不賢處有銷賢者
拔來熙熙而不賢者無堅嶮則賢者為之輻不賢
者為之乘天下之各効行而利溥矣五帝調之三
王理之孔孟淑之豈皆其身經之當年後世天下
各載其利而聖人不尸名此之為道乎蕩蕩平平
投迹不爭前開其蹊而後循之趨今世之君子秉
道德不讓于古而利不知則病于自取名名以招
不善者之入非以闔君子之出我出而天下同于

取我入而爭者集矣士兩途耳處善身出善世并
汲不盈在江河之流漸及四海僕十二年塊居山
中每當塗冠蓋之辱未嘗不市言勸成以天下之
利然或者其午不見入又或難為之標叔敷操出
之權幸以相信練務久履世夷持此廣利心握符
而游內調師濟陪幹移元化之運外聽歷保釐庶
方九牧之寄揚權善利不亦溥哉可不務乎吾身
非吾有天地之委順也體信以達順天地交與順
不順則慈母不能容迨于而期容于天不幾矣嘗

有客問予道何先予曰行先何行曰行德天地之
大德曰生不代天地生天地何與我生後之道者
皆單豹之養也生有為持有不得為持不得為之
交一而立下皆虛矣生在天祈生祈天人故不勝
天天之所付德常付于權之人借其權以行其德
德行亦德報之故生人自生也寶山空手諺有至
言勤行天德天神嘿隨啓我靈護我功不受而自
通不督而自上不勞而自成天所不相則鍊師鑄
鼎于名山夜半大靈鬼挾之而躍飛于其人力安

用凡我同心此言可惕也是下行矣官且曰起晤
且遠道且始進始進政如祖基有基無壞基壞官
構官堂立于何所一日風雨入而傾故不辭縷縷
為足下定基善權以迓其天天入而出于人出于
人而入于道雖然此非道者之誇則儒者之實也
立德進之五功退之五言一以知世勉人故有辜
之悲陳之痛塞路之關山皆其津梁大導之人願
賢者勿迂廣之同真斯道大幸以登儀部集序奉
上生平特重其品故叙其人多于文辭亦雅怪古

遷人多不善窮更藉以登雅儒為二十年湘流一
洗足下製序并幸遺教以文士數適在厄里中更
絕不談昨見足下孝子傳追武向雄僕故有史志
廢居不游四方不習國章叔敷入朝官晏苗意掌
故紀載吏案圖書并輜車譯館遐聞逸行特置一
管座右遇得書之他年功成或得相訂共此大業
不敢知士兩途功言此其言之大者于世有用納
之何如

朱太復乙集卷之卅四終

朱太復乙集卷之三十五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尺牘

乙未計五首

別虞長孺

足下自述大洞讀真詮乃為我竊竊計刑書耶道
人朱轂挾可應器走亦可掌故言何得加主獄辭
又必南林水木咲我且咲歲星在漢金門矣雅意
當謝長春行矣不行者常在是下洞中聽石言也

所求文序總五十二卷詩賦故未斷手足下曾見
其舊今先有文廿餘卷往才不及古人性癖厭後
人是下攬定一言不虛美不隱惡今後議者無謂
吾等浮詡相標如元白蘇黃也詩石如約去奉林
中存故遊開門見隣見吾故吟石耶世人黃金買
文足下文中金石故吾欲以石試一咲

答虞長孺

目下名士唯足下足下許我約盟南越北虜驕不
與冠帶無治也大序品目甚覈甚服長孺具眼深

而不詭竒而不譎儼然周秦間處士口似與平常
戲莘大逕庭僕之幸哉謹謝贈詩一字一粒丹道
弟服食久矣如戀五鼎吐丸還足下當斥我道外
與茅薦卿

拙集殺青奉攬幸代上伯父乞言行三都可乎長
春宜自以身請漫遊事急曠禮耳伯父先輩名公
也先君故門下高第而弟得淑餘又風豪鼓動里
中為後人開道即弟才拙性孤難稱合調然小來
一念聞風不敢昧所興起固欲借名耳弟無當古

人私心實薄漢以下十五年儀刑結構苦矣足下
察其志或一言幾於古死而不朽

荅茅孝若

生平咏黃鳥白首得當孝若美才兼畏年萬里當
一息前賢實憂咄咄逼矣僕不敢謝忘年足下亦
豈當見吾等耶曾有作寫寄又欲為書與足下劇
談文征夫理行逼未得耳僕賦非相如消渴則相
如起茂陵無欲與嚴枚輩爭長半世感忿事有大
於諫獵垂年尚未肯消願今羊腸甚難驅或赤族

一跌乎負英賢矣贈行新篇吟曹吹律敬謝携都
示諸名公所謂任老夫傳也

寄鄭允升

諫官兩上書都無入報謂何白雲篇檢暇曾油車
酒麓徧建業山川乎僕身已北為郎玩世固消渴
病夫生事止輦非吾能辦矣時事啗啗鳩化為鷹
大駭人欲閉戶不草玄不解嘲可免乎足下教我
有書北并示新詩道人世營一無繫獨此才鬼難
祛日想六代風流愜然何能飛過江傍白門酒邊

浩歌悵悵所委詩序成皮相俗人頗有口舌故憤
然為足下助一旅耳

丙申計四十一首

答錢孝廉龍禎

一歌清揚再歌河梁令人千里念高士領惠佳豆
謹報幅帛公倡授餐僕和緇衣同臭同袍意都爾
爾名士高襟出當大用適承問首僕不知道衛生
經曰如兒子乎專氣致柔容氣自消陰符道德是
大宗師也行矣明年續談長安

寄朱君來

陶徵君來得手書如一握手小年在吳閭寄報想
至朱君來復作銅人可惜

主上舉動如此官署將空可安三載病即臯息尚
是望外何況口脂舌香薦鄉無歎離此行勇則杖
謫怯則休還南湖漁長甚有致同此樂也刻稿寄
一部呈攬遠携不得多此日高隱是大賢考德在
躬問業在古無須長春

寄費元徵進士

先大德乙集 片卷之十二
北發時聞星使還吳計一話江干無緣相左公尊
公病中見錦衣拜牀下必大快當一咲勝七發想
旦夕起居甚樂力行薦孝不愧古賢矻矻耆儒一
生之勤一日之慶新貴人一日之歡百年之樂也
昨歲曾託竹林叔寄致此意悵今可知江南風俗
漸人足下純誠葆光韻致不群用之茹清敦雅吾
里之望蔬羹糲飯不可人口久乃味長賢者善自
持素書良藥敬謝不遺

寄虞長孺

丹陽渠漑十日假騎尋句曲入華陽洞訪真誥登
歷三峰見丘壑清冷尚有丹氣中夜司命引我授
黃金鑪燁然化為青鳥從白鶴飛翱翔適也眼見
從官奉羽節仙衣導盤旋金壇未肯相付故應世
網未斷耶已許我期往結茅舍當別相約恨尚遠
如此洵洵曰作白頭馮唐恐終非隱處耳大洞石
海而異天帝早錮山中有意屈足下真官勝如景
表謝也錢司功方舟果佳吏部然吾終不敢數數
猶嘗男子耳刻稿送至馳寄攬入都嗣報

寄潘元石姑翁

舟中送季君談是未凋之璞妙年小試為選人耶
江潮不至丹陽河身一尺船坐半月大悶人昨入
句曲訪禮茅君洞宮丹井靈氣襲人差樂遊仙一
日耳開歲定多佳况聞春暮有長安游至佳時當
入署細君貯餘肉沽易州酒獻下馬一醉也南首
咲俟

寄報鄉故人諸公

開歲新况善長春過虎關體惡經惡山胃脘痛三

晝夜叫不絕至毘陵水不通舟泊半月餘始過丹
陽客緒了無佳以此得入華陽洞天禮茅君攬其
靈區兼有神幻差喜耳中事大危長春自是采芝
人出山泉水濁况大波稽天乎甚悔漫遊甚愧隱
居也妻子多可出江附報程拙稿送觀

寄李弟太冲

上元到毘陵坐六日丹陽坐十日河塞不雨苦人
計得春盡達張灣耳鶴兒痘後善飯已平復吾體
可可舟中閉坐興不佳道功不進小瘦耳昨遊第

卷之三十一
八洞天禮茅君蕭然想貞白娛白雲未即棄官愧
山中芝朮矣樵人構禍中事不測如此此豈陸沉
時甚悔歲前行舟遲者吾學申屠見機乎吾夢只
在南湖漁舍也弟應已到館辭家無櫻懷讀書精
進江介多豪人善求友耳

寄湯敬先

別後過惠山胃痛三日夜大頓猶姑蘇酒食遺害
也不雨河乾常州丹陽間坐十七日舟居困人起
居噉眠都惡會病後道功便不進乃漸疲耳昨往

茅山禮三君洞天犬佳致三君見夢命名元素藥
子授一丹鼎願與我期尚遠耳柰何吾獨恨子小
若陸沉之興蕭蕭然矣何如從白鵠間翱翔乎足下
見今時事乎歲暮倘不發必再表老山中今悔柰
何

答錢吏部國維

華陽洞天有秀致真靈窟也兩日咏遊仙興佳恨
不借仙郎乃肺渴長卿無處訪真訣耳拙作不成
家比太玄不顯名公少褒乎昭代諸君子實愧不

同調豈望其後塵津途阻如故奈何

上烏程君侯徐鳴皋

杜門病夫仰事疏簡君侯不督過之譙既罷行寒
谷生春知在度外感逾禮上矣漫遊差池始出北
固孔邇漸遠維桑曾懷履端寡務琴閣晏清知君
侯况佳樂不下堂也江口僮歸裁素馳謝拙言災
木成以奉攬貧舍無事并稅早輸無干德政相隔
遼遠封不時上上必無敢倩書頌仁君留照之先
人一丘在深山行矣或封樹之不虞乞明臺一紙

檄勝置守墓十家佩何可既

謝袁水部故侯

孔適調飢積結數年榻次相對寒溫尚未畢談別
臨河干不勝悵悵呂梁流沫畏人得行水使巴安
過秦淮故謝前途多太行忍回車不久重問主人
津耳時事至此難盡難盡

謝龔臬使

入舟久病乃苦維楫對故談知霍然七豎已經南
池徘徊水亭對新柳漫上酒樓望岱宗雲想二公

朱太復乙集續卷之三十五

八

風豪如在僕乃俗物敗人意耶使君必咲之解纜
慨然得二詩領言愛吾書寫登兩扇寄上倘行春
携酒便攜此為長春謝問二公當同調不耳

謝黃履常河上使君

夜促席旦登山道路班荆情豈昵此談有雅理坐
無俗賓千秋勝集政不數數成一長句一長律託
為永寄使君與雲間公不可無和也河行二百里
風日韶清柳色綠堤時聽黃鳥求友之吟思那已
已

與高幽一

不死不廢來赴承明乃知外亦分外足下便為天
下第一流一鳴竟無繼響何鳳之少也天灾符足
下口若契而宣室不召樊弦不更痛可奈何昨抵
海思見欲飛先遣聞旦當握手流涕一談

與吳允兆

為東事流涕三夜頭為白食為不下足下遺我名
酒故須由中傀儡沃澆之耶生奈多廣武減少竹
林腸如何高情具領琴不來亦自欺人意憤塞詩

脾矣欲東吟復不忍足下有作不見示暫舒懷

致吳允兆

三歌相逢俠心勃勃捉筆便寫遶暮成一章蓋
云文生於情信夫豪士悲歌脾睨其真態古燕市
遺風猶存耶未致風足下以足下氣才吾欲益之
吟篇外天下孰非子事禰難方作足下未忍自置
丘壑間也幸好自念道久喪察察兩人無悞相逢
悞一生實悞千秋公老矣不自盡言今言盡何許

別曹侍御心洛年兄

與君一歲一立得矣誰當難行作荒年穀也摩焉
須耳念念數年作道人今稱道民湖亭一區
主上實賜之道選虛舟忘年覓水仙耳安能枯槁
行吟泛湘中累乎世債家累一無所累歸少需抱
中物長一藜杖挂藥囊飲瓢徧遊名山尋道伴不
向市中生活矣足下方大隱未可論此亦未堪從
我遊

答崔傅甫倉曹

奉書吟詩知足下憂天深曲突倘驗豈罪臣之類

三ノ行乙子
片三三三三
一
我隱語不得聞令僕如啖棘哽喉刺心無已奈何
奈何童時服膺文敏比河洛夫子聞讀洵詞知文
如其人五十年無人敢僭序其業而足下安引後
生落魄遺民任之姑無問文後生人品何能為俊
哉聊以慙直不偶隱事相類乎是誨我也敢迂盛
意元凱席左氏以傳冒此分榮勝黃金千斤僕不
實文敢輕名德同好而重貨乎敬謝反幣

復蔡儀部

遷客同悲病夫獨苦瘞生肩左既彈未合不勝衣

襦安可逢迎異鄉比舍頃步河山言曾嗚咽長日
閉戶煮藥讀易頽然便足卒歲未覺為造物所苦
時小作楚為吳吟高人不相應和長咏對婦子了
付一嘅耳錢吏部來客曹說門下清士風騷翩翩
也動人懷千里命駕失之只尺負黃鳥矣敢託一
詠自謝天台遊興十年買屐君家在赤城邊他日
可為共屨主人乎仙郎能記十八年前南雍問姓
字忽忽可嘆

別孫翰林

年兄

送別尊酒詩札頓令騷人回睨足下榮譽云右於
才左於遇自古文章之士離此阨者殘傷囚死甚
酷而弟但削迹耳汨羅非吾願悠悠漆園傲文園
卧此天固適之而足下謂苦之乎要僕才短古賢
蒙禍亦輕左右都冰所承生柳卧白湖七十日逍
遙如昨秋風起行矣別嗟錄報謝東使刻可愛開
府公何以為長城長春受賜餘生言事復相關作
一書求便郵寄之幸留意

別來錢沈同年譜

秋風起，病夫亦起。扁舟行矣，五湖之濱，天目之下。
倘有久視羽人，坐而殮之，何必三公五鼎哉！時事
忽忽，益至此，非敢付無聞不與聞矣。諸君子康濟
傾否，善為之。平時把臂燕好，遂後繞頤彌深。道人
雖忘情，棹發北首，輒復泣然。雲泥顛隱，惜日悲風。
瞻周道，望漢宮，魂不待招，馳馳耳努力，展業去矣。
山中不復寄書。

答馬公子仲君門生

夜談河干，情忽不勝，乃知去國不如離群之悲也。

入山便老矣後會須諸昆宦遊過吳野服尋我叢
桂之間別有青飢飯相待世好交臂作此長離故
假數物留念自登道不受人兼金通家知己奈何
行此拜反使者遷人歸客不能維候一執手恨恨
別沈叔永儀部

病間有吳吟謝足下遠存今發矣書寄為別公子
雅士翩翩清曹官途望為隱仙中事周章東國復
圍當此日凡在有氣人何得柱手版看西山乎吾
鄉三千里想孿子未及也且飽洋洋耳

答馬函一

河梁攜手乃識古人別意幸道風瀟灑不至為悲
歌態耳惠毛襪多至十兩足下猶豪舉遺風耶道
人清鞵布襪無用之來日不受一錢今歸山人安
作贈遺箇此種種箇中但飽白魚耳道家愛物嗇
用願道友共守謹領其二大雪城中有東郭先生
贈之亦是兩道人功德

留何汝登運使年元

良夕南樓興素不淺但逐臣也越榜相羈胡床難

據與使君只尺耳兩兩邀月成客故不惜別緒惜
此佳辰何夜起臨川扣舷長吟忽如對席觴咏成
咲謹寫寄懷

寄王木仲門生

枕上人復作山中人矣總之谷神不死所遇如晦
明風雨來者為是何之非吾適乎千里趨朝一
言而羈世俗見謂恠物可咲人度海上木仲不我
怪但為吾咲耳進說不聽下有恨上有憂義士不
忍以罪為祭所得灑然者爵祿人益素非吾真去

如拂几也近女好道喜進地烟霞

主上賜之無勝奉乞鑑湖裁服舍羈高賢可悵時
方小來錮徧天下少須見親賢者得駕而行矣過
安瀛想徃歲河干因作寄努力

謝姚御史善長年兄

公車下待 詔即也敢侵白簡言事哉外寇不測
燔誣無已術科臣陷御史作威關及盈庭之口而乃
肆志變易成命辱 國亂紀憤不得已耳年丈稟
言知吾心弟病三歲餘息耳死即不恨

陸下拂外請而生放之每念涕交頤也白河病再
月中秋始過安德沿途輓卒僅足夫牌繳上

與苟廷和陽信文學門生

足下處并日之食而義却縣官之餼粟壯節侃然
古賢多不肯受人憐其志有自遠者狐父咯咯曾
氏恥整今見廷和耳年少高才而當天損損之故
所以益也廷和節志保無闕獲僕欲進者孟子動
心忍性言曰抑曰畚乃為困亨予僕故舊日原憲
也有服故吾不敢不告罷官囊空少墊并水相知

知不在胡奴叱耳

寄李叔玄

別五年矣弟處海殆盡棄官歸歸伏枕中得叔玄
休沐報為憮然不意狂物作顛復自為草澤錮人
是時歌白駒賦漁父亦古人儉德明哲事吾與叔
玄千里相對可弗謾奈平生指畫何狀仰白日抽
思哀時用何消之乎叔玄逸才壯齒著書窮愁所
務努力勉之白頭遺民唯衛生陰符二經旦暮習
脩忘年逍遙畢老耳已叔玄謂何虞長孺近是道

伴益友無從招足下同此隱興奉君家祖訓五千
言作山中寶如對談耳有兒四歲能誦鹿鳴可娛
人頃渡以坐草淹行北固山前逢郭憲府朝回
維舟寄此聲他日入山不得嗣矣半生吟著已付
木奉去一部攬定今隱矣安用文之

謝鄭允昌

厚意謹謝溪多魚領筍作膾食之甚適家戒殺賜
生畜無用也敢還鳧二足下得友之樂能飛向
殿間見

天子不樂供野人清谿翫耳

謝潘二公子

歸月餘屏跡菰蘆間一丘自適都忘往來誠非僞
世亦匪唾客身為

主上罪棄抗顏遊交士林其過甚南山豆唯應闔
門伏歆畝惕息威命耳來諭謝紛不得我心皇恐
皇恐草野夫尚蒙記憶唯不忍以罪受勞上自公
府下自親故甘伏倨簡謝之美門下幸可問之長
公廢人腸非有他

謝客贈酒

夜雪擁柴扉晨起登閣對溪山穆然澹清了與道
人孤標映合徘徊獨嘯覺身在天際此味願自佳
着單布衣二層御風冷然尚在七八月間玄情道
骨別具天地中一軀殼如此人不置數澤烟霞間
更損何地羊羔酒狐白裘于吾何有乎門下念是
情至幸不到袁安卧煩遺食耶雪中送酒多送炭
十倍溫酒撥爐鯨飲耳熱歌謝法曹梁園賦踞坐
向浮山亦隱者豪事嗇飲斷吟都歇此興貯牀頭

候叔夜琴到也

寄鄭允升給舍

生誠不慕鉅貴一言而退非幼志也悠悠者或謂
市名足下相知不悉耶還碧湖頭漁父滿鄰都無
問蒼茅扉晝閉奉持黃庭煦煦姬腹中兒不知歲
何知老老此足矣道人世中無所不澹獨一狂火
三年伏之不銷今已矣恒吾緯耳足下方當路風
雨如驟奈何一網幾盡要須待時鳴不已無益也
昨歸涉江有詩二章相懷政論此季君臨發始聞

不及寫燈下大雪不盡

寄吳門欽公子

北征豪飲長夜封塘雪氣溫溫南來采千里尊作
羨覓主人呼三白不值船坐闔閭城邊十日病五
日見若家冰清翁遺我提壺了不暢人意也方秋
採落去國人不悲懷故人悲耳少年高才生謂老
夫狂發如梟鳴乎嘗賦大招耶反南湖舍傍漁父
短布長竿大有致足下有興若溪不減刺槎頭亦
似不減河豚何如

復潘玄石姑翁

司馬相如故為貴，即姑翁才困十上人人為匡鼎。
扼腕英雄多艱，自古無歎周襄賢者，隱於樂官且
陽陽。今日豈不為佳仕乎？願益自壯，貧家常為逃
責戶，不知益嘗息事。今作裴令乞物行惠，比于黃
雀報恩耳。翁以吾為牙籌人乎？吾自窮途步兵也。

與湯敬先送袍

甚寒，足下衣見肘，何以卒歲？憶相送時，忽過十年。
服敝如此人，那不老長。歎道人幸不御袂，筒中舊

卷之七 集 片卷之三十三
祀尚完未改敬先猶可著衣不如新人則故也狐
白足禦未堪為子建解嘲自慙自慙

與潘二公子澹游

北征不受一錢南還落落亦省酬報之煩獨記門
下授餐飽腹久矣貴門之燒亦笑人食而不吐不
如洵河乎謹獻北道數物遷客行理澁無好品高
明家莫嘲野人酸氣愧愧

謝二邑吳徐二明府致歲

獻春履端田舍椒酒無因尾諸鄉士上壽乃煩若

侯酒爲子足不飲愛西也交物臨是氣氣氣食二
上刻可耳于以爲無官也民省各園門鄰里絕通
都無歲時氣氣公府非謁望拜屬辭使者容之如
天草野草甚

與臧用甫

素心不悅沽直憤感 國體稍進調停慮不必然
耳昨報東事竣妄言無驗狂夫之罪社稷之福也
溪慶溪慶歸田杜門南湖曲溪山映發神情宣朗
坐卧頗適薰以道悅日夜希夷天遊草布糲食陶

先大復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二
然老足矣了無落莫何羨三公哉足下稱多男奈
道人一兒亦相羈縛未即著五獄殺坐此耳開歲
吊長孺便尋水口故遊陽羨匹馬十年宿諾足下
尚記乎

先大復文集卷之廿五終